

#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交流小结

2019-03-21 10:50:31

## 交流小结

交流信息被群发到学邮的那天下午，我边吃着全家新出的红薯冰淇淋边给妈妈打电话，云淡风轻地提了一下这个消息，说自己不打算报名，就准备接着聊下一个话题了。电话那头的声音一下子急了，“不行，你一定得去啊！大学期间的交流项目就是为了让你们体验异国文化的，你听我的，到那边别再选你们专业的物理课了，多选点历史音乐的课感受一下。”我在这边竟不知如何回答，只能跟她解释，不修完本专业的学分我连毕业都毕不了，而花一整个学期的时间到那边去修同样的课程，还要操心那么多申请流程，似乎很不划算。我当时还给出了一个掷地有声的理由：“而且那样我就上不了周磊教授的电动力学了！”最后，纠结万千，权衡利弊，我还是报名了，入选了，去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（UCLA）交流了一个秋季学期。在温暖的加州黄金海岸的三个月，我才明白当初那通电话的两头，其实谁都不懂交流的意义究竟何在。如今，有幸亲身经历过的我才敢用感悟串起回忆，将生命前20年最难忘的一个秋天娓娓道来。加州地形颇不平坦，UCLA的校园和宿舍区其实就在两座山上。我住的宿舍楼是宿舍区海拔最低的一幢，福利除了每天能少爬点山以外，还有淋浴舒适的水压。去校园会走过一个长长的下坡，再爬上镶嵌在Powell图书馆前一片永远青葱可人的草坪中的台阶，就到了教学区。校园有南北之分，北边主要是人文社科楼，南边则是理科为重。由于我不甘只选三门物理主课，还修了一门5学分的日语，我得以每周两次穿过另一块草坪，感受北区咖啡馆壁炉里温暖的柴火。我被分到一间三人寝，两个室友都是大一的夏威夷姑娘，寝室很小但是异常舒适，可能是因为木制的梯子和柔软的地毯吧。一层楼住了70余人，几乎全是大一大二的学生，楼层的公共休息室在晚间总是最热闹的地方，有桌椅供自习的同学使用，还有围着一个小圆桌摆放的沙发。我惊异于自己融入之快——之前怕文化差异，怕英语还是不够好，怕因为特殊身份不被接纳，而在搬入当天晚上我就跟十几个美国朋友一起打牌玩狼人杀，原来跟另一半地球的陌生人熟悉起来，只需要一夜的时间，一段寝室到休息室的距离。开学后，我还加入了楼层上一群好友组织的“踢球（kickball）”队，每周日晚上六点，我们都气宇轩昂地冲过那段下坡来到足球场，跟另一支楼层队伍踢球比赛，最终竟一路挺进决赛拿到了第二名。庆功宴有时在食堂，十几个人围着一条长桌边吃边聊，有时就打包三明治带回休息室，没有椅子就在小圆桌旁席地而坐。现在回想起这些还是会忍不住惊叹，上了大学后逐渐变淡的归属感，竟然在大洋彼岸，像捡到了一只圣诞袜一样。我选的三门物理课总是连堂上，先是电动力学，再换到另一栋楼楼上固体物理，再回到之前的教室上量子力学。每节50分钟的课后有10分钟供我换教室，好在两栋楼相隔不远，只需走过物理天文楼后面一个栽了一棵糖枫的小院。教动力学的教授是Troy Carter，由于每个学期教同一门课的老师都不一样，他上一次教动力学是在2005年。他简直就是《卑鄙的我》里格鲁的现实形象，高大的身材加一个尖鼻子，但和动画中格鲁的性格相反，他健谈，爱开玩笑，而且是我20年学习生涯中见过的最谦虚的老师。还记得他第一节课鼓励我们提问的时候说：“不会有你们问我的蠢问题，只会有我给你们的蠢回答”，这句话直到现在都让我无比震撼。最容易被上成数学课的电动力学，物理概念被他讲得细致入微妙趣横生。与之相比，固体物理教授的课堂显得有些单调，每节课都是好几白板的笔记。量子力学教授Robijn Bruinsma是我最喜欢的老师。他就像荷兰版的圣诞老人，喜欢学美国俚语，写一手漂亮的花体字，自称“荷兰老农”，要求他的课堂上不能使用任何电子设备，“别忘了我是只65岁的恐龙”。为了照顾课表不同的学生，他每周安排两次答疑，但由于总会有没讨论完的问题，几乎每次都会从45分钟拖到一个半小时。有次他说：“十分抱歉，我马上7点钟有个约，但如果你们愿意等我，我8点钟就会回来继续跟你们讨论。”我享受听他讲授的每一秒，从第一周到第十周的答疑讲座，我从未缺席。交流的这三个月，我找到了上大学以来久违的轻松感。第一次没有刻意追求绩点，第一次纯粹为了兴趣而努力，而结果却又出乎意料地好。虽然电动力学我两次期中都发挥失常，但期末考到了全班第一名。固体物理和日语则没什么悬念地拿到了A，而最让我开心的是量子力学的A+，由于作业偶尔会有附加题，我的综合成绩甚至超过了100分，成绩单上还收获了Bruinsm教授“excellent work”的评价。虽然拿到了全A的成绩，但我并不觉得交流的课堂如前人所说的那么简单。我记得自己最初课堂上的沉默胆怯，组织不好问题教授不理解时沮丧的心情，也记得最后能在课堂上抢答提问，答疑时独当一面的快感——一步步走来，这一切也是一点点挣得的。一纸成绩单之外，我还收获了太多。我体验了提问交互式的课堂，见识了每天一门的考试周，享受了全美第一食堂的美食，还交到了一群大洋彼岸热情开放的朋友。我过于理想主义的妈妈可以放心了，即使没有选修那些陶冶情操的课，我也能和他们畅谈艺术古今。而回想起当初收拾箱子时忧心忡忡的自己，现在的我已不再疑虑。因为我知道，带着微笑和希望，所到之处，皆为故乡。